

後漢書集解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

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

仕

葉解先謙曰
官本寢作稱

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

周公爲太宰伊尹爲阿及
衡莽欲兼之故以爲號

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卽位徵爲侍中建武元

年拜御史中丞

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
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

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尙書令

續漢志曰尙書令一人千
石秦官武帝用宦者成帝

用士

人也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

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

說文曰苛細草
也以喻煩雜也

秉性節約常服布被

蔬食瓦器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布被瓦器食則魚膾汪文豪帝曰御覽八百十八引續漢書云居不粟馬出無從車

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實龔舍

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周禮幕人掌帷帟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

立節著名事見前書

爾雅曰轉謂之帳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

生生之具爲什物

帳是其

四年拜大司徒司直

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

相爲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

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續漢

書所得祿奉輒已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嬰爲擔今江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

淮人謂一石爲一擔擔音丁監反

日案文敏除子彪爲郎

東觀記曰彪官至左菟太守

當作慤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

修整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以篤行純淑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鄉里歸德雖居幽室聞處必自整頓

及在鄉黨詳言正色

詳審三

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集解先謙曰有上脫人字官本有

易

集解先謙曰有上脫人字官本有

及在鄉黨詳言正色

詳審三

集解先謙曰有上脫人字官本有

及在鄉黨詳言正色

詳審三

輔曰爲儀表

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

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

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太

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

平陵望寺門而步

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祠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集

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湛被徵當還馮翊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湛曰君以德進湛以罪退遂巡而去主簿進曰

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

義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輅寢車曰輅車馬曰

敬則撫軾謂小僂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論語

也鄭玄云恂恂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

恂恭順貌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

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武帝改馬秩中二千石掌大夫

郎中光武臨朝或有情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從官

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帝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云云書鈔五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二引

續漢書同似
語意較明

七年已病乞身拜光祿大夫

集解先謙曰湛對光武
爲鮑永解釋見永傳

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

建武十七年廢

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

居中東門候舍

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
門次南曰東中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

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

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

後大司徒戴涉被誅

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
獄集解王補曰古今注坐入故太倉令奚涉

罪見帝
紀注

帝彊起湛曰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

溲小便也溲
音所流反因自

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

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

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
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

每歲農時輒

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

東觀記曰載酒肴便干田頭大樹
下飲食勤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

去集解惠棟曰齊民要術云於田頭
樹下飲食勤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慙懣者恥不致丹皆兼功

自厲

厲與癰同
音力直反

邑聚相率曰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

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

丹爲辦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丹聞里有喪輒度其資用救之儉約因爲其制曰定葬喪其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

差鄉鄰曰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曰篤丹資性方深疾

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失俠也

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

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嫌一匹陳之於主人前

曰如丹此嫌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己知名欲結交於丹

拒而不許

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

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

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

傅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丹爲太子少傅少傅舊書正直名德重于當時

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

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

交

集解惠棟曰丹時爲三公故曰家公焦氏易林云災及家公

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

未之許也

集解先謙曰丹蓋因霸爲中常侍任子又仕王莽故輕之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

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

東觀記曰丹怒撻之五十

令寄緣

目祠焉

東觀記曰寄帛二四以祠焉

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

管鮑次則之貢

史記曰管夷吾類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當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

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同

鄭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爲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構隙耳後爲漢將兵殺陳餘于泚水之上蕭育

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爲友著聞當代

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

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爲難並見前書

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目

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

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目罰之相待如舊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時衛尉銑期執金吾寇恂亦慕而友之名重當世

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尙書

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

子也建受尙書於勝

王莽時寢病不仕

集解先謙曰官本寢作稱是

教授諸生

千餘人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學貫祕典師事東海王仲子也

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

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曰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

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病篤乞骸骨

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

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

集解惠棟曰恢扶風人鮑昱爲司隸辟爲都官從事也

曰事

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東觀記曰徒跣曳柴

恢告曰

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

掾卽謂鮑恢司

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

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曰病歸

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

集解先謙曰言不能前行

乃過其友人友人

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楊雄

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

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曰玄

繆聘之遂不應

集解惠棟曰論衡云近世蘭陵王仲子昔應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

後光武

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

于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曰從利體義者不期體曰合義

此言履行仁義其事

雖同原其本心眞僞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季文子

者強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

人同過其仁則可知

妾不衣帛魯人曰爲美談

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諡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

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

不謂忠乎事見左公孫弘身服布

傳集解惠棟曰公羊傳云魯人至今以爲美談

被汲黯譏其多詐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曰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

在令外不其然乎

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

其僞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非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僞

之諂斯不僞矣

肩僞介也

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

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

父鄴成哀間

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

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卽吉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敞見前書集解惠棟曰

書斷云林尤工古文過于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風俗

鄴也故世言小學由杜公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通儒

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綽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

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

邈孟冀等

邈音七倫反集解惠棟曰冀平陵人智謀之士見馬援傳

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

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襪奪衣服

襪解也音直紙反

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

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

言知天道有神乎

赤眉兵眾百萬所

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曰數千之眾欲規霸王之

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賊曰不畏于天不媿于人

遂釋之俱免于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曰爲持書平

集解劉放

日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者以平音治字章懷已改作持後人又妄留平字也

後因疾告去辭還祿

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

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

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集解惠棟曰見梁統與林書也

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

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蓋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爲有如此者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相馬諫曰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

今且從師

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

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

適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

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

史引見問曰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僚知林

曰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雜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

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援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

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

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賴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

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

治徧也言其所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興

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

有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徐兆案說文引徐巡說

又書斷所載皆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集解惠棟

作河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實愛之集解先謙曰官雖遭艱困

握持不離身出曰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云林每遭困阨自謂不能濟於眾也猶何意東海衛子濟南

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耶

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

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曰爲

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曰

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

定從林議

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于漢人□不曉信言

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

詳見祭祀志上

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逵趙秉申

屠剛及隴西牛邯等

集解惠棟曰案隴縣傳逵等皆豐賁客據史逵爲師友秉爲祭酒申屠剛爲持書林先與

逵等同寓河西故薦之集解王

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

官罷曰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

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

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

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

堂

集解先謙曰書鈔五十三引續漢書云士以是高而慕附之

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

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

左傳曰凡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

日左虞十七年傳文軌卽充虞書寇賊姦充

史記作寇賊姦充宜

集註鄭氏云由外爲姦在內爲軌司刑鄭注同但軌姦充耳

增科禁目防其源

集解惠棟曰案袁宏紀爲梁統所上便宜也統奏見本傳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

之目政齊之目刑民免而無恥導之目德齊之目禮有恥且格

皆論

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爲政之法初訓導之以

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

慙之心且皆來服集解惠棟曰鄭元云格來也

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

五刑之屬三千集解先謙曰官本書下五作呂是

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

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

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樸號爲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

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目滋章吹毛索疵詆

欺無限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弊非其本罪集解惠棟曰韓非子云古

之全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果桃李茹之饋集曰成臧小事無妨於

義曰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

下相通爲徹彌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避文法焉臣愚曰爲宜如舊制不

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曰

林爲王傳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傳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

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

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之明年代丁

恭爲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

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林自爲九卿至三公輒每上封事及與朝廷之

議常依經歷古不苟隨于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

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晉大夫辛廖之言賢者之後宜

宰城邑集解惠棟曰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云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其曰喬爲丹水長丹水縣屬

南陽集解先謙曰今
南陽府浙川縣西

論曰夫威彊曰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曰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

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曰德之感物厚矣

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

之邦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

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

不忠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

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

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

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

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丹累世

成帝

時爲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

產業

集解

後從師長安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丹師事公孫昌教

人買符入函谷關

符即繡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

符乞人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洸買入關符既入關封乃慨然歎

日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轅集解先謙曰官本轅作輓

既至京師常爲都講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是時滿昌爲王莽講學大夫門下生甚眾而昌獨禮異丹由是嚴尤

王尋更辟請也

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

集解惠棟曰卽嚴尤伯石也近刻皆作光誤

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

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

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

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經盡哀

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

象編布冠屨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

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

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

集解惠棟曰張瑩漢南紀丹絕跡棄車纒

節裏傳從武

關出謁更始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

而去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丹薦陰直程胡魯歆自代

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

毛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君乃慙而退今功

曹推賢可謂至德敕曰丹事編署黃堂曰爲後法

黃堂太守之廳事

十三

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

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

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

五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七曰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爲司徒遷字

子廬

集解何焯曰漢官儀作子閭惠棟曰案帝紀注作閭牟融傳注引漢官儀又作廬皆誤

沛國人初爲滎

陽太守曰智畧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

一頃後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

史記楚僇孟曰孫叔

敖子無立錐之地

可餘奉祿曰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

何曰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

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

集解惠棟曰匡泗水王歆之從父弟建武初封宜春侯永平初爲宗正

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

孫叔敖楚莊王

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
吏無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
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
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
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
爲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

而家無遺產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劉匡對曰丹爲三公典州牧郡田畝不增

子孫困匱帝乃下南

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

東觀記曰良爲郡議曹掾

歲旦與掾史

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

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

不聞鷄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

良於下

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詔無狀願勿受其觴

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

詔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絳望曰議曹情竄自無絳甯足爲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鰓魚百枚也集解惠棟曰注今良一本作今議是

先謙曰東觀記亦作良文義可通作議者非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恥曰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

而辟之署爲西曹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良爲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掾

蒼甚相

敬愛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數諫諍多善策

上疏薦良曰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

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

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

言雖耄耄志節不衰

又治尙書學通師法

東觀記曰良習

大夏侯

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曰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

憂責深大

絕猶極也

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

公叔文子衛大

夫公孫拔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爲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集解王會汾曰拔字監本誤作拔今從宋本作拔案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公叔文子名公叔發注疏古本孔安國注作公叔拔此據世本衛獻公孫公叔拔若公孫枝是秦大夫字子桑秦穆公時臣非文子矣相傳明代國學生有罰修十三經注疏壞板者以枝拔形相近陰改拔作枝以傳會朱注至今莫辨今此傳注宋本尙作拔奇齡之言益信而有徵矣周壽昌曰阮氏元論語注疏校勘記云衛大夫公孫枝皇本枝作拔釋文出公孫拔云皮八反禮記檀弓下公叔文子卒鄭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困學紀聞亦云衛

公孫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是王伯厚所見本尙作拔字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公孫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爲傳寫之誤子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云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即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註本非考亭之舊伯厚所見亦是誤本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枝字皆形近傳寫之訛此疏中作技尤誤壽昌案奇齡平日專攻朱子故力闢集注而不知朱子舊本原本未誤作枝也其云明代國學生改拔作枝即有此事亦必是見坊行本多作枝轉認拔爲誤字不必定從朱注起見也先謙曰懼於文義未安疑於當作干或干誤寫爲于後人改作於耳竊慕與懼干正相對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曰示公卿曰前曰事見良鬚髮皓爲文

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

考試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今曰良

爲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

策解惠棟曰續漢志云車府令主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解惠棟曰

乘輿諸車也東觀記云齊國徐匡王幼學云古兵有鉤有鑲引來曰鉤詔書譴匡乃自繫良上言

推去曰鑲晏嬰云曲兵將鉤之是也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

正反下於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卽

長卽卽縣名屬東海郡卽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集解洪亮吉日案此縣中興後移屬琅邪先謙曰

今沂州府蘭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中山縣東南

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已微時譽希猶瞻望也後坐事免

復拜議郎卒于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集解先謙曰姑幕在今青州府諸城

縣西南五十里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曰春秋經授諸生

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

之因棄其緒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

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

可復上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旣已與人義不經典旣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

與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華陰山或宮從漢

中之華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陰也

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

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

永平中徵詣公車

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樊儵與宮友善薦之于朝

駕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

政集解何焯曰政下當有脫文

論議切懇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數納忠諫論議直切袁宏紀云數納忠言守正不希

苟容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敕自整

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召示遠宜選有威

容者

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

帝乃以大鴻臚魏

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哀歎賜曰冢地妻

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

續漢書曰宮子疊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治尚書好黃老淡泊無

欲清靜自守不慕游宦

兄爲縣吏

東觀記曰兄中爲縣游徵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中作仲

頗受禮遺均

數諫止不聽卽脫身爲傭

集解先謙曰官本歲餘得錢帛

歲餘得錢帛

集解先謙曰東

觀記作得數萬錢歸曰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

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

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

護視賑給之策解惠棟曰通典云太宗以嫂叔無服侍中魏徵等

議云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叔孔伋則哭之爲位

案傳無其見必冠事當在眾漢書也周壽昌曰此無兄卒二字於

文義不足東觀記義較顯然孤兒兄子四字於文複晦應作養兄

孤子馬援傳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則事嫂必冠語相合而是馬

非鄭蓋魏引均事微誤先常稱疾家廷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

謙曰官本注娶下有妻字諱詐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

致之使縣令諺將詣門也諱詐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

今濮州縣集解先謙曰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

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南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尙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曰病乞骸

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曰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

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

賜以冠饋錢布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義廬江人鄭均

饋錢布也相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曰病致仕守善貞固

也相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曰病致仕守善貞固

也相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曰病致仕守善貞固

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涓潔之風東州

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

章明也吉善也言爲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

也尚書咎

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曰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

異行

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

授几杖

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集解惠棟曰八月存問後漢制也前漢常以五月見昭帝紀明年帝東巡

過任城乃幸均舍

集解惠棟曰魏書高士傳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爲上世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

敕賜尚書祿曰終其身

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

故時人號爲白衣尚

書永元中卒于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

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集解惠棟曰華

陽國志戒父義士趙定以延仁赴義濟恤貧乏爲業傳贊云定以游俠稱又華陽國志云典戒之孫又戒傳亦云少府典祖也而目

錄獨云戒第二子志又以趙謙爲戒之孫桓帝立曰定策封廚亭

侯

集解惠棟曰華陽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博學經書弟子自國志戒薨諡文侯

遠方至

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

建和初四府表薦

四府太尉

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恒帝公

車徵對策爲諸儒之表

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

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已崇唐虞之約

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上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

土簋飲土銅欄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宮室苑囿無所增益父卒襲封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

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

恩澤諸侯曰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

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

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

務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傳曰亦然是不用善

人則亂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象干度

不如是天宜一切削免爵土已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

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咨問之

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爲國師位特進七爲列卿寢布被

食用瓦器也

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

已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

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

褐織毛布之衣貧者所服

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

士邪

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孝鳥也

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

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已

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

備國師

集解惠棟曰徐堅云國師卽太師也

會病卒

謝承書曰靈帝卽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

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集解惠棟曰初學記大司

農下引續漢書云趙典爲大司農閉門却掃非德不交又典預入

俊之列見羣輔錄及華陽國志而本傳闕如謝承所載非無據也

洪頤煊曰黨錮傳序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

八俊後三君入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惟趙典爲

名見而已是范史以入俊趙典與此趙典爲二人故所載不同使

者弔祠寶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諡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溫相

繼爲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爲太尉獻帝遷都長安已

謙行車騎將軍集解劉放曰案文少一事字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時董卓秉政欲遷天子長安謙與司府荀爽固諫

不聽謙奉大駕爲前置明年病罷復爲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爲

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

不加罪轉爲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郿侯郿音盤眉反集解

府郿縣北李傕殺司徒王允集解先謙曰官本儼並作惟後代允爲司徒集解

日官本後數月病免拜尙書令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拜尙書令太僕三年薨是年卒諡

曰忠侯溫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志云順桓之世溫爲巴郡太守于時板楯數反溫到郡以恩信服降之于是宕渠出九穗之禾胸忍有連理之木遷京兆丞歎

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曰振窮

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爲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

代楊彪爲司空免頃之復爲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儼與郭汜相攻

儼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儼素疑溫不與己同乃內

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集解惠棟曰溫與儼書曰公前注見董卓傳

託爲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

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已成千鈞之讐睚眦解見寶融傳二十斤爲鈞言其重集解先

謙曰官本注二作二是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

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

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滅

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

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涉始于足足

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不如早共和解

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儼大怒欲遣人殺溫董

卓從弟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李惟從弟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

先謙曰董卓二字實傳寫之誤

獲免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帝問侍中常洽曰惟不知臧否溫言太

李固

胡廣議立清河王蒜而梁冀欲立蠡吾趙戒脇而從之使李

固枉死

君子以爲卓惟之惡甚于梁冀謙摩卓之牙溫弄惟之爪

雖逼權勢

以道陳訓賢其祖遠矣溫從車駕都許陽國志云曹公

常洽字茂尼

江原人爲惟所殺

入從天子

都許政出諸侯建安十三年召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

禮待溫居公位十五年也

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

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

集解何焯曰忠字衍惠棟曰何說非也忠

云詔書禁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

爲吏察孝廉故操以是奏免溫也

爲吏察孝廉故操以是奏免溫也

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

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曰義黜

謂棄郡

租贖

宮由德揚大儀鵠髮兒表憲正

罪也

鵠髮白髮也集解惠棟曰高

天之浩浩猶

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顯頭白兒

誘呂覽注云鵠讀如浩浩昊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終

後漢書二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七技補

宣秉傳常寢疾不仕集解官本寢作稱

今案王良傳王莽時寢病不仕官本亦作稱病疑皆

依監本刊改劉翊傳常守志臥疾不屈朝命寢即臥也上言守志則臥疾非真下言不仕則寢疾寢病皆非真無待更言稱疾稱病又稱疾稱病為臨時辭謝之詞寢疾寢病則預託寢廢以避徵辟王莽之橫暴亦非臨時辭謝所能免也

楚國二龔注龔勝字君實

實官本前書二龔傳合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錢大昭曰今人名一物切器用為什物本此

注軍法至故通謂生生

之具為什物

案什物一名什器史記五帝本紀舜作什器於壽邱索隱云什器什數也蓋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

以十為數猶今云什物也正義別引顏師古說以軍法之什伍解什器章懷此注即本於顏

帝敏惜之集解劉攽曰案文敏當作愍

錢大昭曰敏與閔古字通今案前書人表朱愍公徐

幹中論作敏公是敏亦與愍通皆不須改字

張湛傳雖遇妻子若嚴君焉注周易家人卦曰

官本無周字

王良傳王莽時寢病不仕集解先謙曰官本寢作稱是

謹案寢病亦可通已

詳宣秉傳又此傳後文有輒稱病句作稱病
尤嫌其複論衡謂良寢位久病亦即寢病也

杜林傳恥食周粟注而二人恥之

官本恥作非

定從林議

案林原議全載東觀記及續志劉注其末云乃軍師在

位郊天羣神皆從未以祖配林謂且如元年故事者以議既不
能遽定且仍緩以祖配耳續志又云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
帝配食在中壇上則事當已在十二年後矣雖仍追從林議而
在林七年建議之時配固尚未定爲高帝此云定從林議乃援
後事終言之也又祖堯之說起於建武二年議者以國議著伊
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並受命而王漢劉祖堯宜令郊祀帝堯
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即謂追跡先代無郊其
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麻
數命舜高祖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斯時林未注東
還三輔已有先林駁之者當由光武信議故久不決也

觀記載議曰

至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呂興基由其祚案原

后稷近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東觀記及續志注所
引並同此注戶作所乃字之譌民改人世改又則避太宗諱也

又辭不敢受注若以車重

謂苦車重不能勝也

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

案東觀記建武八年閏郡國七大水涌泉
盈溢杜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

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論之全疏數百言續志劉注已載而袁紀乃載於二十一年云是時郡國大水百姓饑饉光祿勳杜林上疏今據光武紀惟八年秋一書大水二十一年無之又本傳載林始代郭忠爲光祿勳事在十一年後由東海王傳遷少府至二十二年乃復爲光祿勳大水之疏無論在八年在二十一年林官皆非光祿勳其誤明矣

明年薨

案林二十二年由光祿勳爲大司空明年薨是薨於二十三年也與紀合袁紀謂薨於二十四年亦誤

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注買符非真符也

謂買他人符非真己符

大司馬嚴光請丹集解惠棟曰卽嚴尤伯石也近刻皆作光誤

案

本光作尤

袁經盡哀注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腰經象大帶

案要腰不

應岐出明有一誤官本皆作屨

吳良傳信陽侯陰就

錢大昭曰陰興傳作新陽侯注云新陽縣屬汝南郡新信古字通今案馮衍傳仍作新陽

侯又后紀亦作新陽侯世子陰豐注同今其地在潁州太和縣西北六十里尚名信陽城則新陽固卽信陽矣

承宮傳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錢大昭曰樊儵傳云承宮爲海內大儒

拜侍中祭酒

錢大昭曰侍中本有僕射一人中興改爲祭酒

鄭均傳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注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

別居集解周壽昌曰孤兒兄子四字於文複晦應作養兄孤子

今案鄭永傳悉以財產與孤弟子此直當作孤兄子兄字乃涉下兄字誤衍也先謙曰官本注娶下有

妻字

謹案今東觀記原無妻字

敕賜尚書祿已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沈銘彝曰此後世在家食祿之始

趙典傳亂象千度注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

案此引左氏昭七年傳文

也擇人官本人作善誤因人傳原作因民章懷避改

諡曰獻侯

周壽昌曰傳敘典病卒後弔祠贈諡非下獄自殺甚明上注引謝承書所載蓋誤今案袁紀陳寶之被禍亦無

趙典王暢暢以建宣元年八月罷司空明年卒於家暢罷時難猶未作則陳寶之謀暢必不與乃謝承書亦指爲下獄自殺其不足據可知且當時陳寶之黨其家屬皆遷徙廢錮而趙王子姪相繼通顯尤不與謀之明證也至八俊之趙典黨錮傳但覩

其名不能詳其官闕字籍固非此趙典然亦決無與陳實同謀之事袁紀議謝承書錯繆其一端歟

溫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

錢大昭曰京兆前後漢皆不稱郡此郡字衍

集解惠棟曰溫

爲巴郡太守

至

遷京兆丞

案由太守爲丞不得云遷當有誤

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案禮記羽者嫗伏釋文伏扶又切前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

伏子顏注伏房富反均讀去聲作房六反者誤

典曰義黜注謂棄郡奔喪

案郡當作國

宮由德揚

宮官本

終乘高箱

錢大昭曰箱車箱也謂果乘高車出關也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後漢書二十八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父

成帝時爲太樂令譚曰父任爲郎

集解惠棟曰桓子新論云昔孝成帝時余爲樂府令凡所典倡

優技樂蓋且千人

因好音律

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

善

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

章辨句委曲枝派也能文章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譚能文有絕才

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

辨析疑異

集解惠棟曰如與揚子雲辨蓋天與劉子駿論方士養生及土龍求雨類半礧石陳平解平城之圍皆見新論

中性耆倡樂

音倡優也集解惠棟曰新論云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摻而更爲新弄子雲曰事淺易善深者

難識卿不好雅頌而悅鄭聲宜也

簡易不修威儀而憲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抵擊也

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

傅皇后哀帝后

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

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

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

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爲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

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人媚

道事覺廢居長門宮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

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

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曰才智要君女曰媚道求

主

集解惠棟曰內宰職云禁其奇哀鄭康成云若今媚道

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

外求方技

集解惠棟曰新論云傳太后問史子心作金成可以作延年藥乃除爲郎舍之北宮

此不可不備

又君侯曰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曰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

遣門徒務執謙慙此脩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

常或

入白皇后加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眞欽使求傅氏罪過

遂逮后弟侍中喜

集解劉歆曰案傳喜非后弟當是嘉

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傳氏終

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問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

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

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

無言

集解顧炎武曰前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

受莽封爵史爲諱之爾王補曰荀悅漢紀及通鑑皆援據班史明

斥桓譚附莽之事論者動言其以非議見黜則莽宗飾詞誤之也

刮黨阿大逆之污襄爲自葬時爲掌樂大夫集解惠棟曰新論云

守默然蓋不僅爲之諱爾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

鳥鳴于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爲憂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

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闕俱坐免去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

卽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

事中集解先謙曰譚侍上鼓琴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

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

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

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

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

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爲國於是未知何以

得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

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

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

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事見蓋新序

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

於時而躁人可定

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策罷惠棟曰周易云躁人之詞多躁人謂私議國政之人也

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

事見前書夫更張

難行而拂眾者亡

拂違也音扶拂反

是故賈誼曰才逐而鼂錯已智死

賈誼

洛陽人也事文帝爲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爲長沙太傅鼂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爲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卽位爲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爲名遂腰斬錯見

前書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

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

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

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

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

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集解惠棟曰王褒集僅約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鄭眾周

禮注云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蓋舊有是令今宜復申之也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

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

罪雇山解見光武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

抑末利是已先帝禁人二業銅商賈不得宦爲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市井子孫不得宦爲吏此所已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集解

先謙曰官本田作錢中家子弟爲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趨走與

案東觀記作田貨保役可保信也

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

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起走俯伏

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

是言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已淫耳目

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已臧畀告者

畀與也東觀記

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執綺繡雜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負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累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畀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言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

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

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

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

科謂事條比謂類例

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

條如此天下方知而獄無怨濫矣

方猶法也集解先謙曰方知誤倒官本作知方

書奏不

省是時帝方信識多言決定嫌疑又醕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

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

有益於政道者曰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曰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

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曰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

能通之乎？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

賢愚吉凶

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集解惠棟曰：鄭康成中庸注云：

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

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孝經說云：

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

圖書，矯稱識記。

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曰：欺惑

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爲

新論云：識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

知後人妄復加增，依托孔丘誤之甚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

黃白之術甚爲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而乃欲聽納識記，又

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言偶中也。集解惠棟曰：隻偶猶奇耦，注言

偶中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霜

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雷之發聲眾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

解惠棟曰案論衡云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宏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

又臣聞安平則

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責介冑之臣

介冑也冑兜鍪也

今聖朝興復祖統爲

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

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已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已兵

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

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

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

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已狹爲廣已遲爲速亡者復存失

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

楊街之洛陽記曰平昌門

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是

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初議靈臺位上欲以議決之也案時靈臺所

處未定故議之官本考證曰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棟曰許

衍字諸本皆訛作衍今改正

傾五經異義引公羊說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在南
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在太廟之中詩緯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
臺則靈臺在邑之內故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集解惠棟曰東

世祖欲以識決之也

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集解先謙曰識誠非經然光武

比亦應稍集解惠棟曰孝經云非聖人

爲諱也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

作禮樂而敢非集解惠棟曰將扶也古樂府譚叩頭流

之是無法也將下斬之

血集解惠棟曰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云

是再拜額何休云類者猶今叩頭矣良久乃得解

不復轉遷出爲六安郡丞

慶爲郡故成武孝侯順以建武八年拜六安太守譚爲郡丞亦在

建武初也建武十三年省併西京諸國惟眞定河間泗水城陽淄

川以宗室封王見於紀傳若廣平高密膠東六安廣陽未見有
封王者蓋已改國爲郡猶沿西京舊名耳先謙曰今六安州治意

忽忽不樂道病卒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感而

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

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
經十識通十一難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問友十
五

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
教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集解惠棟曰譚自序云余
爲新論述古今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今有疑者所請
蚌異蛤二五爲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莊周
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共王爭帝地維絕亦皆爲妄作故世
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間莫明于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
採其善何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
云盡棄耶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元和中肅宗行

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曰爲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

云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爲上黨守嫁禍于趙以致祖野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祖野

王元帝時爲大鴻臚

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

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集解惠棟曰前書云衍幼奉世長子諱諱弟野王注誤又前書云立字聖卿奉世子也衍幼

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

集解惠棟曰潛夫論云衍篤學重義諸儒

號曰德行雍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
雍馮敬通

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

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已怒矣可已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

捐身於中野無已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曰書示之衍因說丹

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

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

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鞍

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

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卻克卻克將戮之呼曰自今

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鄭蔡仲立突

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

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曰死易生曰存易亡君子之道也

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

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

乎以爲知權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

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

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善者詭於眾意寧

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國存身賢智之慮也

詭違也

故易曰窮則變

集解劉放曰案變則通文多一曰字

變則通

通則久是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若夫

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眾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猶

失知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忌

忌懈也言當急趨時

張良曰五

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

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代相韓

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僅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

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椎力士追反謂擊之也

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

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

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也

將軍之先爲漢信臣

廉襄襄武人宣帝時爲後將軍卽丹

之先解惠棟曰案廉范傳帝問范云卿與右將軍襄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袁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案此襄乃丹之父也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

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

之德人歌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

集解惠棟曰屯據大郡

宏紀作
先據 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

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

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猶

如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

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

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哲明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

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敗不

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

贅於人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

石之策庸常也金石以論堅也龔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

疑者事之役也役猶賤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

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集解惠棟曰丹時新拔索盧恢城復進而與赤眉別校董憲戰

平城昌

衍乃亡命河東

華靖書曰丹死衍西歸吏以亡命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

更始二年

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

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宣之子

衍因召

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慙之言曰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

引之患曰達萬機之變

慈實也幽冥諒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

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

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

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以爲非光

據有此乖違集解先謙曰章懷見下文啗血昆陽等語以爲非光

武莫當不知其時更始爲君不妨歸美諸將虜掠逆倫絕理云云

鄧禹將兵何當有此鎮太原撫上黨正爲鮑永而發豈爲鄧禹發

哉以一二語而疑全文東觀記固謬章懷引之尤爲無識王補曰

建武初衍未辟鄧禹府禹亦未至并州至罷兵未降見黜之後始

詔鄧禹耳斷以范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

書作說鮑永爲是

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曰天豈敢拱

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

師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于東郡繼曰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

莽發入將軍以擊之東郡今滑州也

羌麗恬傳播等怨莽奪其地爲西海郡攻巴蜀沒於南夷莽篡位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

夷响町王爲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大尹陳隆莽發巴蜀吏士緣

聲之出入三年死者十七八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陳作程是

邊破於北狄莽建國三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

不可勝數緣遠征萬里暴兵累年也禍罕未解兵連不息相連

也刑法彌深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爲不須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

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

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蠶起於是江湖之上海

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莽時江湖海澤糜沸青徐荆楚之地

古字通集解惠棟曰法言云胎藉三正司馬光云胎當爲胎徒來

切韻也藉字夜切天官書云兵相駘藉蘇林云駘音臺登聞也

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

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賤也皇帝曰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眾

將散亂之兵啗血昆陽集解劉攽曰案啗血是盟時長驅武關破

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

莽末下江兵鄧騭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

賊走三虎乃保京師倉庫

震四海席卷天下

席卷言攘除禍亂無餘也

誅滅無道一棼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

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

此上二句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詞

天下自

已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曰周洽其猶

順驚風而飛鴻毛也

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

然而諸將虜掠

逆倫絕理

倫亦理也集解惠棟曰張裴律表云逆節絕理謂之不道

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

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

毛草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

用集解錢大昕曰古音無如模聲轉爲毛

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

大將軍已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

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

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

言當恢廓

規模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脩身而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

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

中伯周宣王之元舅

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集解惠棟曰吳仁傑補遺云吉甫當作成父謂王子成父也若尹吉甫不攘其蠹賊蠹音牟蠹賊食禾稼蟲名諺姦盜侵漁也應序于夷吾之下安其疆字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

通作喻

螽字同論

棟此誠不可已忽也

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且衍聞之兵久國棟也棟折榘崩僑將壓焉

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

邯鄲謂王郎也眞定

謂劉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

姓震駭奈何自息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

井

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

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

場也如其不虞何已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

已應卒

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倉忽反

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

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身觀

記曰無謂無審得其人呂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

集解劉放曰案

賢路有聖人

此文雖則字顛倒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

當作則雖云云

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

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

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呂顯聲譽一朝有

事則可呂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

論觀孫吳之策

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魏武侯將並著兵書也

省羣議之是非詳眾士之

白黑

白黑猶賢愚也

呂起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

貴傳子無窮伊望之策何呂加茲

伊尹呂望

永既素重衍爲且受使得

自置偏裨乃呂衍爲立漢將軍

東觀記曰時永得置偏裨將五人也

領狼孟長屯太

原

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三十六里

與上黨太守

集解先謙曰今太原府陽曲縣東北三十六里

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

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

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

卽拜爲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卽

見劉左傳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

素誓刎頸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重耳辟

俱受重任麗姬之難出奔狐偃勸令返國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盾晉

遂爲霸主子犯卽狐偃字也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卿生趙

朔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

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程

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卽女也

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于宮中夫人置兒

于絝中視曰趙宗滅乎若甦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

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

其攻殺杵臼并孤兒然趙氏眞孤乃在程嬰所卽趙武也二子之

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爲卿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

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三王見天下螳動社稷顛隕螳動

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

文帝

初與郡守始爲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爲瑞信剖卽分也

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

關西爲國蔽

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也陘音形

奈何舉之已資彊敵開天下之

句假仇讐之刃豈不哀哉

張儀說楚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句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

也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

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集

解惠棟曰服虔左傳解誼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于策委死之質于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

挈瓶之智守不

假器

解見左傳是已晏嬰臨盟擬曰曲戟不易其辭

晏子春秋曰齊公夫崔杼弑齊莊公

乃劫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後及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

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

不與我則義在脰劍在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留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

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兵謝息守郕脅已晉魯不喪其邑

左傳孟孫

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謝息守郕脅已晉魯不喪其邑

孟孫

之臣謝息孟孫從晉昭公如楚謝息爲孟孫守郕邑晉人來理

杞田季孫將以郕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

吾子亦有病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重矣
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
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杜預注曰由是言
挈瓶汲器喻小智也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名故言
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
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萊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終輒而被畔人
改萊爲棗衍集又作萊或故作棗展轉乖僻爲謬矣
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曰要大
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曰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曰大丈夫動則思
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
君以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二十一年邾
黑肱以盜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
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爲伯玉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爲三畔人名者也
深計莫若與鮑尙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曰尊
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尙書大義旣全敵人紆怨紆緩也音舒
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

上黨之權借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

之禍

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

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約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

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

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

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又攻

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蓋指劉延攻上黨時

疑禍字之訛注非洪亮吉日前年蓋指劉延攻上黨時

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之難

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

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晏子因陳桓

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于樂高之難樂謂子雖高謂子尾皆齊大

夫左氏魯昭公八年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樂高作難晏子無罪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

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趙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後容穆子曰孫子必

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

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以

目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

戚邑畔是陷于終身之惡

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

言不過爲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

二塗而已

敗已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尙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

卽劉延

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

帝司徒已定三輔

謂鄧禹也

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

河海帶地不足目比

言明白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論語子夏之詞

天下存亡

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

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

恩所當留而厲已貪權誘已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

邑年三十厯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邑本傳載邑書曰邑年二

十厯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慾號歸猶告歸也

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

疑君子君長敬通

君長鮑永字也

揭節垂組自相署立

揭音其謁反謂負也

蓋仲由

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

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爲臣以大

也吾誰欺欺天乎事見論語

君長據位兩州加呂一郡

集并州雍兵屯太原與

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

集解洪頤煊曰注引衍集義不明析鮑永

傳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朔部朔方郡也

朔方別置刺史不在十三州之列郭伋傳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

并州時尙未省故與并部爲兩州河東郡不屬并州是謂一郡兩

州而河東畔國兵不入義

聞更始敗放諸國畔也不入義言不征

上黨見圍不窺大谷

即上所謂點賊所圍城者也今并州大谷縣

西有大谷是也

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

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貳存楚衛

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爲許穆公夫人其兄

女馳歸唁兄之志

即戴公弔失國曰唁衛諒公爲狄所滅戴公乃

立廬于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

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

子思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事敗身

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說僞永衍信之故

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曰惑百姓永

遣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李

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爲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舒家在

潞州鄉縣之西涅音奴結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舒家在

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

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眾而據壁欲襲

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劓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

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

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

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亨於漢知伯分國既有晉欲大無已

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既不能救河

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

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

三

行得眾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
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
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
淵之薄冰不為嘯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
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
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詰者
舒也能夷舒宗者子也永邑遂結怨焉集解惠棟曰新序云齊崔
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難將赴之比去賢則失七上車失軾遂
往聞戰闕之聲恐駭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
而死亡不占事指此陽太守東觀記曰邑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川父豐為王莽著
道病徵還為諫議大夫病卒集解惠棟曰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
前書王莽封田豐為世陸侯奉敬王後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
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棟曰東觀記云永與衍共罷兵幅巾而居
後歸帝怨衍等不時至永曰立功得贖罪遂任之立功謂說下
世祖案攷異不取下懷事當以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
永討平魯郡為功也事見本傳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
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為郎中丁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亦窘高
祖高祖急顧謂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高祖即
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今遭明

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

晉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

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此並陳軫對秦王

引之者言己爲故主守節亦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

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了反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

患死亡頃之帝曰衍爲曲陽令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

城不在定州當作鼓城也先謙曰今定州曲陽縣西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

封曰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見郡

以衍上書陳八事集解惠棟曰六年詔百僚竝上封其一日顯文

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

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曰罪

推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尙書令王護尙書

周生豐曰衍所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南武陽

人也建武七年爲豫章太守清約儉惠集解惠棟曰羅泌云帝堯

之後有周生氏經籍志云豫章舊志三卷晉會稽太守熊默撰

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曰外

戚貴顯深敬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興及就並

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曠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

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慤

勲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願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

病恐一旦無蘇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

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

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

詔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

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曰法繩之大者抵死徙

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

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駑行義污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

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問者掾史疑衍之罪眾庶譏之當

爲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浸淫

飢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潯縣遭雨逢暑

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

月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卽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

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
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時衍
與呂种王磐皆以諸王賓客下獄种磐死獄中衍被赦出廢西歸
于家种磐事見馬援傳先謙曰官本注十一月作十一日是
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終

後漢書二十八上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八上校補

桓譚傳中家子弟爲之保役注保役可保信也

案方言自關而東陳魏宋楚之間保

庸謂之甬郭注保言可保信也此連役字爲訓非

天下方知集解先謙曰方知誤倒官本作知方

錢大昭曰南監本作知方

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卜原作十錢大昭曰閩本作小南監本作卜案官本依監本作卜並與通鑑合故改從之

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注楊街之洛陽記曰

街原作衍據御覽改官本不誤

吾欲議決之何如

錢大昭曰閩本欲下有以字今案東觀記袁紀通鑑均有以字

時年七十餘

案譚之卒不著何年袁紀因中元元年起明堂辟雍靈臺追敘初議靈臺位上問譚對忤旨出爲六安

郡丞道病卒時年七十餘通鑑因之亦附載譚事於中元元年意所謂初者當在建武十二年隴蜀既平增廣郊祀之時而譚

亦旋卒也其證有三譚於西漢成帝時即以父任爲郎又爲樂府令歷哀平兩世凡十一年又更新莽更始至建武初元凡二

十年其齒當已六十矣卒年僅七十餘則仕光武朝不過十許年也劉順拜六安太守在建武八年而六安之省併卽在建武

十三年譚爲六安郡丞亦當在未併省之前又譚二次上疏尙感帝之薦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則其時隴蜀必未全平接書

其後會議靈臺所處距上疏時亦必不遠也

馮衍傳張良曰五世相韓注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悼官本作倬誤

啗血昆陽集解劉攽曰案啗血是盟時啗血此當作喋與前書同

也案前書文紀新喋血京師史記喋作唼前書王陵傳始與高帝唼血而盟史記魏豹彭越傳論喋血乘勝徐廣云一作唼

古本通作又史記魏豹彭越傳論喋血乘勝徐廣云一作唼則本通言歿血耳說史漢者必據服虔說以喋爲蹠非也

飢者毛食集解錢大昕曰古音無如模聲轉爲毛沈銘彝曰前書功臣表序靡有

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注今俗語猶謂無爲毛文選注蒼頡篇耗消也越人多謂無爲耗五代史黃幡綽傳賜緋毛魚袋

謂無魚袋也佩觿集河朔人謂無爲毛蓋聲之轉高齋漫錄東坡羹飯云酒也毛菜也毛飯也毛卽借河朔土音以爲說也

自置偏裨

裨官本作裨誤

開天下之匈注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匈

官本注匈作匈

謝息守郿脅曰晉魯不喪其邑注左傳

至

乃遷于桃

案注引傳文顛倒

莒牟夷曰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注昭公二十一年邾黑肱曰濫來

奔

官本注二
作三是

此所爲三畔人名者也

官本爲
作謂

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集解何焯曰周疑禍字之訛注非

錢大昭曰

周當是害字之誤今案害周形近易誤視
何說爲勝下句有禍字亦不當作禍也

終免樂高之難注樂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

年樂高作難

案注引傳文欠明直似子雅子尾嘗作難矣當云
樂高謂樂施高彊齊大夫子雅子尾之子昭公十

年因難奔魯此作八年蓋承杜
注之誤實則八年難未成也

拒擊宗正

正原譌王據上下
文改官本不誤

幅巾降於河內注不加冠幘

加原譌知據錢
校改官本不誤

馮衍傳第十八下

後漢書二十八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

之則親

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爲將絳灌等咸

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

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

何足疑高祖乃令

平盡護諸將也曰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曰法則爲罪施

之曰德則爲功

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爲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

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

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也德見妬於公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爲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

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李廣奮節於匈奴

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

一

見排於衛青

史記曰李廣龍西成紀人也爲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

刃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

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

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

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曰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

衍之祖馮

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爲中山王太后後爲哀帝祖母傳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策解惠棟曰衍之祖東觀記及本傳皆云野王唯華嶠書以爲馮立則參爲衍從祖也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同行求時之利也

同邪

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

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

臣之貧數欲本業之

欲遺其財爲立基本生業也

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欲處

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

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衍引以爲言也

昔在更始

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

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飾躬

力行之秋

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

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

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

恐自陳曰救罪尤書奏猶曰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

論曰

集解何焯曰自論卽賦之序惠棟曰案衍所著有自序官錄等篇北堂書鈔九十八引馮敬通自序云年衰歲暮自悼迄

無成功將棲遲肥饒之野施菽生產誦習道德云云又本傳注云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舊都皆與自論畧同不當爲此賦之序何

說非也

馮子曰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辭也言可貴可

賤皆非道眞玉貌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風興雲蒸一龍

一蛇與道邛邛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

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誠子書曰聖人之

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集解惠棟曰管子云一龍一蛇一日五化淮南子云至道無

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蛇音徒河反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

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

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

隨時俗物所趣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

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閭

畧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

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

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願

嘗好倣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

顧猶及也倣卓異貌也

喟然長歎自傷不

遭

遇也

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

棲遲猶偃息也

抑心折節意悽情

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

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干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

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

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入也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乘之君不通貨

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

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

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

言不可兼也

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

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

之崩也營之曰爲園

奉世爲右將軍卽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

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別求也

於是曰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

安之中

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地阪名前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地

執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鄠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

之路

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三晉謂韓趙魏也

西顧鄠鄆周秦之巨宮觀之墟鄠鄆二水

名周文王都鄠武王都鄆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州之地故總言周秦之巨巨亦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

注州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行墓在今新鄠縣南四里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衍墓在昭

應縣西四里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歔孝子入舊室而哀

漢之新豐也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成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

歔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爲流涕禮記檀弓

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室反諸其所養也反而亡焉失之哀於是爲甚也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

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司馬相如賦曰墳墓

蕪穢而不修父爲昭子爲穆昭南面穆北面也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

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

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

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上

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上隴阪陟高岡

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

游精宇宙流目八紘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

之外乃有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

德分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

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正也九野謂九州之野經營

本注正也下有詩曰我疆我理六字此脫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

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開發

也爾雅曰春爲發生卉草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君子舉事尙早

也楚辭曰汨吾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軔止車木也

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于長安上有

能致風氣有角有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

縣西南葉解錢大昕曰案兩漢三輔無平陽縣史記秦本紀甯公

徙居平陽正義云岐山縣有平陽鄉鄉內有平陽宮故與飛廉觀野

書郊祀志雍大雨壞平陽宮垣黃圖秦有平陽宮故與飛廉觀野

言之注誤先謙曰官本

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

好惡不同楚辭曰

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衡秤衡也三斤爲鈞四

鈞爲石言時人棄衡石以意測量喻背

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志操也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需同

而茹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慕

言時俗溺于權利也同己則親之異己則茹之

今己不與之同

沮先聖之成論兮懸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

兮務富貴之樂耽

沮敗也懸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集解沈濤曰風從凡聲故與耽均下與陵均又讀

爲分先謙曰官

本懇並作邇是遵大路而喪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眾夫之所眩

兮孰能觀於無形

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汎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

之爲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爲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行

賁于名利孰能觀大象無形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汎作泛

勁直曰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

離道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爲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卽屈原賈誼之流也衍內自省察不慙于古人遂守志不改也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已蕩夫

憂心

傷已不達堯舜也

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

稱兮願橫逝而無由

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願縱橫遠

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

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陟雍時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

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

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時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

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時漢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

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

也陟九峻而臨巖薛兮聽涇渭之波聲

五結反集解先願鴻門而獻歎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

謙曰巖即巖字今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

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死未有邪辭故云誠善嗟我思之不遠兮

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餘殃之有再淚汎瀾而雨集

兮氣滂沱而雲披心佛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

言已往者託于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

死而目不瞑言怨恨之深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眠即瞑也

今縱飭躬自易又恐殃禍至再所以淚落意沈氣憤心結也集解
惠棟曰決瀾猶佳蘭也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泣流兮佳蘭臣墳云

千也佳音完瞰太行之差我兮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

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衍之遠祖馮

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衍在關中遙相望之

卽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差巖高大貌崢嶸深遼貌

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

處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冉冉其昔伊尹之干

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

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伊尹名

組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謐帝王

記曰伊摯豐下銳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

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

陶于河濱漁于雷澤今言臯陶未詳雷澤在今濮州雷澤縣東也

集解惠棟曰案太公六韜呂尚釣崖文王卜之爲舜占得臯陶然

則臯陶先嘗釣于雷澤爲舜所舉也但古書散逸無從取證耳又

日衍集揚節賦云馮子耕於鄭山之阿渭水之陰廢弔

問之禮絕游宦之路眇然有超物之心無偶物之志

韓盧抑而

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

伐魏渚于兗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絆騏驥而

求千里衍喻己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

能識也識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

收功於此路卑賤也阜積也衍賤子貢貨殖慕顏回樂道所以不

貴恐致黜辱故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產

於此路收功也

今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

教兮軼范蠡之絕跡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瀆三曰丘陵四

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

動物宜毛殖物宜阜淮南子曰汾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

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

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黍林三七二尺至於泉其味鹹宜稻

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四尺至於泉其味鹹宜稻

與麥此嘗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

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書曰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

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

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爲兒之時其游戲好種樹麻菽及成

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

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句踐苦身戮力竟滅吳報恥既而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陟隴山曰隴望兮眇然覽於八

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

隴猶遙也古字通入

覽河華

之決漉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

馮亭亭

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遂愠怨也馮去疾爲秦丞相胡亥九年用趙高計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惑也亭及去疾皆衍之先故遠懷憤怨也決音烏明反漉音

流山岳而

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沂淮濟而上征

碣石海

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旣不同流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屈原云吾將遠逝以自適路修遠以

嚼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

兮痛列國之爲墟

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

荊州至考烈王爲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馳中夏而升降兮

也不祀言皆絕也藏文仲曰咎陶庭堅不祀也

馳中夏而升降兮

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懽懽而紛紜

紆軾猶盤曲也懽懽猶鬱結也

紛紜舊亂也

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

兮禹承平而革命

惟思也言思上天之路軌獨則同而帝王政教

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

暢貌論語孔子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

無能名焉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于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改

制度禪子故曰承平革命也集解惠棟曰語云承平者叶之承亂

者革之今禹言革命者魏高堂隆議云舜禹雖并日夜而幽思兮

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順民是也孔子曰吾嘗終

終怵憚而洞疑高陽類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楚辭云心怵憚而懷惑廣蒼云怵憚禍福未定也怵音它

乎反憚音宅紺反或作恹恹音丑加反恹音丑制反未定也高

陽帝顓頊之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惕洞疑又曰高陽氏訊

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其有謀而疏通故欲與之論事訊

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

訊問也啟禹子也尙書曰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

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故啟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鄆縣啟

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易曰德積載史記曰成康之

際天下安甯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

文王之德故詠之思唐虞之晏晏兮揖契稷與爲朋苗裔紛其條

也非舜南風之歌

暢兮至武湯而勃興

尚書考靈耀曰放助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之晏稷名棄爲堯后稷契爲

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

號周武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昔三

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

三

夏殷周也借其不能始終純茂每至末代必窮其災禍湯放桀于南巢武王滅紂于牧野周之季業幽王爲西戎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也在今衛州

詔伊尹於亳

郊兮享呂望於鄴州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

詔召也亳

兆杜陵亭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鄴文王所都水中

楊朱號

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

淮南

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末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

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

楊朱悲造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据

桓文之譎功

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唯鳩貞絮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

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于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
說淑子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摅取也譎詐也齊桓公正而不譎時周衰政亂桓文
功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正之功也集解惠棟曰王充論
衡云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詩作
張超謂青衣賦云周室將衰康王晏起畢公瓘然深思古道感彼
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竊窈防微杜漸諷誦君父孔氏大
之列冠篇首又曰案世系薛漢父方邱字夫子世習韓詩父子以
章句著名何焯曰忿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
郢兮執趙武於湓梁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變夷大者不過子故
音騶日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湓梁戊寅大
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
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
晉卿趙文子也時晉爲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爲不臣之行故欲
執之也湓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
河爾雅曰梁莫大于湓梁湓音古覓反

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申叔楚莊王時賢臣
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滅陳爲縣申叔時諫莊
王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
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
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諸侯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

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假道于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誅犂鋤之介聖兮封臧倉之愬知

嬖子反於彭城今爵管仲於夷儀

犂鋤齊大夫介猶問也韓子曰

公患之犂鋤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遣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犂鋤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公怠于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宅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見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想猶語也知謂明于事也子反楚大夫也名側案嬖字呂忱音仕眷反勉也東觀記作讒字此雖作嬖蓋亦讒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楚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讒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

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集

解劉放曰注云倉曰君何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案全文何當作所錢大昕曰此以嫖子反與留管仲對文則非譏刺之意子反平宋意主恤鄰管仲封邢功存繼絕故敬通嘉美之嫖當爲饋與下文饋女齊饗林舉同義言欲飲食之也先謙曰官本鋤並作鈕封作討注公怠疾兵革之變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作果怠是

斬白起於長平

淩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

湖漏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鄢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阮斬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

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爲從關西爲橫蘇秦洛陽

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爲從說說關東六國爲從親以畔秦會于洹水之上剗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爲關西橫說說六國令事秦皆尙誣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卽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作說關西六國令事秦劉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教曰關西何緣有六國明衍關西二字

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

陵遲言頽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

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

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强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尚法術

少仁恩並見史記 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

法則兮禍寢淫而弘大 誚責也跋扈猶强梁也李斯上蔡人爲秦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 援前

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是滅先王之法則 聖曰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饒女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

也矯正也饒餉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所都國語曰晉平公爲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

死吾蔑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

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椒

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

爲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

安人以爲樂不聞其以木土之崇高爲美先君莊王爲瓠居之臺

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爲

此臺國人疲馬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二主謂晉楚之君二或作

亡集解惠棟曰晉語云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

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

肸習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注 摘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

失考先謙曰官本瓠作匏氣作氛是 九

之眇風衰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

摘布也眇微也公羊傳曰宋公及楚戰於泓之

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迫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

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

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

以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

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

顧炎武云今山西人讀風猶作方惜反撫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

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

鄭詩曰溱與洧溜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

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

見左傳國語集解先曰噎噎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

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

噎噎陰晦貌也詩曰噎噎其陰楚詞曰回朕車以復路及行迷之未遠

駟素虬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

明四馬曰駟虬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駟蒼螭兮六素虬相佯猶逍遙也

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楊雄反

駟日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

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以爲相光不從遂投於
梁山衍退不仕與務光辭相侔事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集解
顧炎武曰明古音謨郎反以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
字母求之似當作彌郎反

真人之美德兮淹躊躇而弗去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爲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

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受子子乃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款誠也真人卽謂子高躊躇猶躊躇也東觀記曰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躊作躊記下無曰字意斟慙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

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朝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

潁潁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

斟慙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

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爲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於潁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秣謂食馬以粟字林曰許水涯也慙音市林反或作堪字集解惠棟曰京相璠春秋地名云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覽天

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

此自

以下既反故字乃欲尋覓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遠也維網猶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爲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爲仁義躍青龍於滄海兮象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爲室兮託禮智信也

高陽曰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

採三秀之華英

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鳳之形在地爲四靈東

紫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謂幽都也衍既反故字欲鑿巖石爲室託高明之處以養神仙又假言龍虎之嚙在於四面爲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秀於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文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爲秀恐失之矣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

兮揚屈原之靈芬

纂繼也前修猶前賢也夸大也楚詞曰舉吾法

先人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鬢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冠偉冠佩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畦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芬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欲揚其靈芬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偉冠作章冠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

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

已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眾也六醴

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

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爲太極仙卿第二名參

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卽復如故服之爲

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澈

服一株拜爲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

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爲太清仙官第五名曰捷

玉芝剖食拜三官正眞御史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正眞作正員捷

六枳而爲離兮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

自此以下說離宇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己立身行道依仁履義

猶屈原履江離與薜芷紉秋蘭以爲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木也

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枳之爲木芳而多刺可以爲離此云

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

德德枳維大人八枳案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

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

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爲六蕙香草也

杜杜若也蘭卽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荷離一名葍杜衡其狀若

葵其臭如薜蘿術路也集解劉放曰案注文方總其賦自當列敘

其文云自此以下說離室庭術後人不曉誤作字除其賦自當列敘

本離並作離注離宇作離室曰刑作小開是荷作特維在則作口

維國王會汾云登登皇皇口維國監本作登登皇皇維在國案此汲

覽莫誓二十八下

士

家周書原文也汲冢書於字闕處皆作口
妄意增改益令讀者不知所謂今正之 攢射干雜蘼蕪兮構木

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耀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晁其發越兮時

恍惚而莫貴非惜身之炤軻兮憐眾美之憔悴攢聚也射干鳥翼也蘼蕪似蛇牀而

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

花甚香扈扈光形容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晁盛也發越氣傍射

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眾香發越恍

惚猶輕忽也楚詞曰然炤軻而留滯王逸曰炤軻不遇也衍被擯

斥沈淪猶草木之漚鬱芬芳遇風霜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

而零落也夷音協韻異美音協韻姬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

音五孝反集解惠棟曰枚乘七發云陽氣見于眉宇之間幾滿大

宅淮南子云大丈夫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

高誘云區宅也山峩峩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

兮鹿哀鳴而求其友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誦古今已散

思兮覽聖賢已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

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聞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

古之聖

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
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謂
傍其邊側也陂音王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爲主
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人反聞音閑夫莊周之釣魚兮辭
集解劉攽曰注陂王義反切不得三當作兵

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

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

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筒而藏之廟堂之上爲此龜者甯死
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甯生曳尾塗中莊子
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
使使者往迎之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爲人灌園孟子曰
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眞養志言髣髴似之也二子雖
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棲悟理入賢
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超然高邁配松喬之妙節也集解先謙
曰官本注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倣儻而高引兮願
簡作笥是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倣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己
觀其從容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衍雖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令聞
期於不朽聲芳縣諸日顯宗卽位又多短衍曰文過其實遂廢於
月故曰願觀其從容

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

悍急也集解惠棟曰

任酷妒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

兒女常自操

書云先謙曰東觀記作北地

衍集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

井臼老竟逐之遂埽壤於時

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

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尙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

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尙在門五年已來日盛歲劇以

白爲黑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噉噉亂匪

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

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

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

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經子無女工家貧

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

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

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厥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

曹小豕無它使哀憐美豹常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誦誦籍

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

姜竟春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爲愴然嫌穀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

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狼藉依倚鄭令

如居天上持質相切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鼓動地

可彊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

心不爲惡身不爲搖宜詳居錯且自爲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

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甯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

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然有大志不戚

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

奉使

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也音求謁反

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

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概於懷

概猶屑也金或作乘集解惠棟曰概感也若代反莊子云我獨何能無概

然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曳猶頻也修道德

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

說問交德詰慎情

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集解惠棟曰文選注引之任昉文章緣起云詰漢司隸從事馮衍

作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

衍集見有二十八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衍集五卷肅宗

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

集解先謙曰官本與上連文

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

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

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云後母惡之常因豹病夜卧引刀斫之豹正起中

被獲免此蓋各逐所聞書之記較本書
微詳耳先謙曰記所引與晉王祥事同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

時人稱其孝

衍與宣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

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
長好儒學曰詩春秋教麗山下

力之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玄注彬彬雜半貌也

舉孝廉拜尙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

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

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亦云天子默使人持被覆之敕

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曰豹有才謀拜爲河西副

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

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爲尙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

其然乎

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爲禮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

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

行也負恃也

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

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

失之於馮衍

自此以上皆華嬌之詞

夫然後義直所已見屈於既往守節故

已彌阻於來情嗚呼

衍爲更始舉哀旣降執義守直旣行之於己

也則守節之人見衍被讎彌阻難於將來策解先謙曰官本無後字是

贊曰譚非讖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

譚違也言二人之道不相同俱以違

時咸被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馮衍傳第十八下

終

後漢書二十八下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八下校補

馮衍傳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注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

待之

據史記儒林傳仲舒下脫有行二字

見排於衛青

衛原或魏注改官本不誤錢大昭曰南監本不誤

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集解何焯曰自論卽賦之序惠棟

曰

至皆與自論略同不當爲此賦之序何說非也

今案自論篇終明云乃作

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則何說是矣惠氏引北堂書鈔及本傳注皆卽自論中語書鈔亦謂之自序賦注云卽序者則又直以

爲卽賦之序而惠氏必曰不當爲此賦之序可謂好立異矣且何氏謂自論卽賦之序原未嘗謂不當名自論也古人賦成然

後作序故序可別行文選列陸機豪士賦序於序類卽其例劉勰文心雕龍殷以序志別爲一篇亦卽雕龍之序也

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案碌碌落落老子原作碌碌落落音洛又音歷

注玉貌碌碌

案貌官本

並作形

不利雞豚之息注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

千官本作十今案禮記文本作

畜馬乘乘固四馬也千乃涉
下乘字誤衍十又改訂之誤

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注反而亡焉失之哀於是爲甚案今禮記注疏本哀作矣

屬上失之爲句似誤

總名賢之高風注總陵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總並作邇是訓總爲

陵則作邇爲是說文總美也似作總原自可通且下文高陽總其超遠兮章懷不另出注官本亦同作總則此節文注之作邇

恐亦改訂之誤

心惛憶而紛紜注惛憶猶鬱結也錢大昭曰惛憶與惛憶同前書陳湯傳策慮惛憶顏注惛憶憤

怒之貌

終餘憚而洞疑錢大昭曰說文念憚注楚辭云心餘憚而懷惑官本

惑作感案楚辭七諫本作心餘憚而煩寃王注寃一作怨懷惑懷惑蓋均煩怨之譌史記曰虛惕洞疑案

記蘇秦傳作惛疑虛喝索隱云喝亦作獨高誘云虛獨喘息懼貌也此引作惕洞恐非

至湯武而勃興注后稷十六葉號周武王號官本作孫是

享呂望於鄆州

州官本作洲與注合今案說文州下云水中可居曰州並引詩云在河之州別無从水之洲今毛詩

作在河之洲爾雅釋水作水中可居曰州又山海經海外北經范林解白州比閭注仍作水中可居曰州注皆云州水中可居者至釋名釋水亦仍作州故徐鉉校定說文已云今別作洲非是可知注文作洲則誤傳文作州不誤也

執趙武於淇梁注淇音古覓反

案原注連上淇梁出音無音上誤字依後按增官本有

嬖子反於彭城兮注春秋經書宋楚平

宋楚平官本作宋人及楚人平取與經合

欽真人之美德兮

官本美德作德美

採三秀之華英注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

次當爲按之譌

捷六枳而爲蘿兮注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

維在官本作口維在國王會汾考證謂

監本原作登登皇維在國據周書原文改正其監本視派古本維上更脫一皇字在下別多一國字今攷朱右曾所校釋之足本周書則作登登皇皇君枳維國國枳維都並不闕字乃知維在國當作維國而維國之上尙脫君枳二字王氏僅於維國上作一口所見仍非足其數爲八與東觀記同此爲六案據所引本抑亦考證未詳

六枳八枳均有未合今詳周書此節上文云汝謀斯何嚮非翼維有共枳則是六八皆共之譌

目詩春秋教麗山下

錢大昭曰麗山卽麗山也在京兆新豐縣